資治通鑑/卷17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六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七十 陳紀四

► 卷一百七十一

起強圍大淵獻，盡重光單閼，凡五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70卷
卷第一百七十

【陳紀四】 起強圍大淵獻，盡重光單閼，凡五年。

臨海王光大元年（丁亥，公元五六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尚書左僕射袁樞卒。

乙亥，大赦，改元。

辛卯，帝祀南郊。

壬辰，齊上皇還鄴。

己亥，周主耕籍田。

二月，壬寅朔，齊主加元服，大赦。

初，高祖為梁州，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。師知涉學工文，練習儀體，歷世祖朝，雖位宦不遷，而委任甚重，與揚州刺史安成王頊、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。師知、仲舉恆居禁中，參決眾事，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。師知見頊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，心忌之，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。眾猶豫，未敢先發。東宮通事舍人殷不佞，素以名節自任，又受委東宮，乃馳詣相府，矯敕謂頊曰：「今四方無事，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。」

頊將出，中記室毛喜馳入見頊曰：「陳有天下日淺，國禍繼臻，中外危懼。太后深惟至計，令王入省共康庶績。今日之言，必非太后之意。宗社之重，願王三思，須更聞奏，無使奸人得肆其謀。今出外即受制於人，譬如曹爽，願作富家翁，其可得邪！」頊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籌之，明徹曰：「嗣君諒暗，萬機多闕。殿下親實周、邵，當輔安社稷，願留中勿疑。」頊乃稱疾，召劉師知，留之與語，使毛喜先入言於太后。太后曰：「今伯宗幼弱，政事並委二郎。此非我意。」喜又言於帝。帝曰：「此自師知等所為，朕不知也。」喜出，以報頊。頊囚師知，自入見太后及帝，極陳師知之罪，仍自草敕請畫，以師知付廷尉。其夜，於獄中賜死。以到仲舉為金紫光祿大夫。王暹、殷不佞並付治。不佞，不豁之弟也，少有孝行，頊雅重之，故獨得不死，免官而已。王暹伏誅。自是國政盡歸於頊。

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領軍府，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，與仲舉通謀。事未發。毛喜請簡人馬配子高，並賜鐵、炭，使修器甲。頊驚曰：「子高謀反，方欲收執，何為更如是邪？」喜曰：「山陵始畢，邊寇尚多，而子高受委前朝，名為杖順。若收之，恐不時受首，或能為人患。宜推心安誘，使不自疑，伺間圖之，一壯士之力耳。」頊深然之。

仲舉既廢歸私第，心不自安。子郁，尚世祖妹信義長公主，除南康內史，未之官。子高亦自危，求出為衡、廣諸鎮；郁每乘小輿，蒙婦人衣，與子高謀。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。頊在尚書省，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。平旦，仲舉、子高入省，皆執之，並郁送廷尉，下詔，於獄賜死，餘黨一無所問。

辛亥，南豫州刺史余孝頃坐謀反誅。

癸丑，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為中衛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伯茂，帝之母弟也，劉師知、韓子高之謀，伯茂皆預之；司徒頊恐扇動中外，故以為中衛，專使之居禁中，與帝游處。

三月，甲午，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為侍中、左僕射。

夏，四月，癸丑，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。

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，內不自安，繕甲聚徒，撫循所部，啟求廣州，以卜朝廷之意。司徒頊偽許之，而詔書未出。皎遣使潛引周兵，又自歸於梁，以其子玄響為質。

五月，癸巳，頊以丹楊尹吳明徹為湘州刺史。

甲午，齊以東平王儼為尚書令。司徒頊遣吳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，丙申，遣征南大將軍淳於量帥舟師五萬繼之，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，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澧陵，共襲華皎，並與江州刺史章昭達、郢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。六月，壬寅，以司空徐度為車騎將軍，總督建康諸軍，步道趣湘州。

辛亥，周主尊其母叱奴氏為皇太后。

己未，齊封皇弟仁機為西河王，仁約為樂浪王，仁儉為潁川王，仁雅為安樂王，仁直為丹楊王，仁謙為東海王。

華皎使者至長安；梁王亦上書言狀，且乞師；周人議出師應之。司會崔猷曰：「前歲東征，死傷過半。比雖循撫，瘡痍未復。今陳氏保境息民，共敦鄰好，豈可利其土地，納其叛臣，違盟約之信，興無名之師乎！」晉公護不從。閏六月，戊寅，遣襄州總管衛公直督柱國陸通、大將軍田弘、權景宣、元定等將兵助之。

辛巳，齊左丞相咸陽武王斛律金卒，年八十。金長子光為大將軍，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，出鎮方岳，其餘子孫封侯貴顯者眾甚。門中一皇后，二太子妃，三公主，事齊三世，貴寵無比。自肅宗以來，禮敬尤重，每朝見，常聽乘步挽車至階，或以羊車迎之。然金不以為喜，嘗謂光曰：「我雖不讀書，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。女若有寵，為諸貴所嫉；無寵，為天子所憎。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，何必藉女寵也！」

壬午，齊以東平王儼錄尚書事，以左僕射趙彥深為尚書令，數遠為左僕射，中書監徐之才為右僕射。定遠，昭之子也。

秋，七月，戊申，立皇子至澤為太子。

八月，齊以任城王湝為太師，馮翊王潤為大司馬，段韶為左丞相，賀拔仁為右丞相，侯莫陳相為太宰，婁睿為太傅，斛律光為太保，韓祖念為大將軍，趙郡王睿為太尉，東平王儼為司徒。

儼有寵於上皇及胡後，時兼京畿大都督，領軍大將軍，領御史中丞。魏朝故事：中丞出，與皇太子分路，王公皆遙駐，車去牛，頓軛於地，以待其過；其或遲違，則前驅以赤棒棒之。自遷鄴以後，此儀廢絕，上皇欲尊寵儼，命一遵舊制。儼初從北宮出，將上中丞，凡京畿步騎、領軍官屬、中丞威儀、司徒鹵簿，莫不畢從。上皇與胡後張幕於華林園東門外而觀之，遣中使驟馬趣仗。不得入，自言奉敕，赤棒應聲碎其鞍，馬驚，人墜。上皇大笑，以為善，更敕駐車，勞問良久。觀者傾鄴城。

儼恆在宮中，坐含光殿視事，諸父皆拜之。上皇或時如并州，儼恆居守。每送行，或半路，或至晉陽乃還。器玩服飾，皆與齊主同，所須悉官給。嘗於南宮見新冰早李，還，怒曰：「尊兄已有，我何竟無！」自是齊主或先得新奇，屬官及工人必獲罪。儼性剛決，嘗言於上皇曰：「尊兄懦，何能帥左右！」上皇每稱其才，有廢立意，胡後亦勸之，既而中止。

華皎遣使誘章昭達，昭達執送建康。又誘程靈洗，靈洗斬之。皎以武州居其心腹，遣使旅都督陸子隆，子隆不從；遣兵攻之，不克。巴州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皎，長沙太守曹慶等，本隸皎下，遂為之用。司徒頊恐上流守宰皆附之，乃曲赦湘、巴二州。九月，乙巳，悉誅皎家屬。

梁以皎為司空，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。周權景宣將水軍，元定將陸軍，衛公直總之，與皎俱下。淳於量軍夏口，直軍魯山，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。皎軍於白螺，與吳明徹等相持。徐度、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，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。

皎自巴陵與周、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，軍勢甚盛，戰於沌口。量、明徹募軍中小艦，多

賞金銀，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；西軍諸艦發拍皆盡，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，西軍艦皆碎，沒於中流。西軍又以艦載薪，因風縱火。俄而風轉，自焚，西軍大敗。皎與戴僧朔單舸走，過巴陵，不敢登岸，逕奔江陵；衛公直亦奔江陵。

元定孤軍，進退無路，斫竹開徑，且戰且引。欲趣巴陵，巴陵已為徐度等所據，度等遣使偽與結盟，許縱之還國；定信之，解仗就度，度執之，盡俘其眾，並擒梁大將軍李廣。定憤恚而卒。

皎黨曹慶等四下餘人並伏誅。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，昭達之弟，桂陽太守曹宣，高祖舊臣，衡陽內史汝陰任忠，嘗有密啟，皆宥之。

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，拔之。

周衛公直歸罪於樑柱國殷亮；梁主知非其罪，然不敢違，遂誅之。

周與陳既交惡，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，請益戍兵，並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。總管兵未至，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。會大雨，水暴漲，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，擊樓堞皆碎，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；陳人登城，寬猶帥眾執短兵拒戰；又二日，乃擒之。

丁巳，齊上皇如晉陽。山東水，饑，殭屍滿道。

冬，十月，甲申，帝享太廟。

十一月，戊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丙午，齊大赦。

癸丑，周許穆公宇文貴自突厥還，卒於張掖。

齊上皇還鄴。十二月，周晉公護母卒，詔起，令視事。

齊秘書監祖珽，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。珽欲求宰相，乃疏趙彥深、元文遙、和士開罪狀，令逖奏之，逖不敢通。彥深等聞之，先詣上皇自陳。上皇大怒，執珽，詰之，珽因陳士

開、文遙、彥深等朋黨、弄權、賣官、鬻獄事。上皇曰：「爾乃誹謗我！」珽曰：「臣不敢誹謗，陛下取人女。」上皇曰：「我以其饑饉，收養之耳。」珽曰：「何不開倉振給，乃買入後宮乎？」上皇益怒，以刀環築其口，，鞭杖亂下，將撲殺之。珽呼曰：「陛下勿殺臣，臣為陛下合金丹。」遂得少寬。珽曰：「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。」上皇又怒曰：「爾自比范增，以我為項羽邪？」珽曰：「項羽布衣，帥烏合之眾，五年而成霸業。陛下藉父兄之資，才得至此，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。」上皇愈怒，令以土塞其口。珽且吐且言，乃鞭二百，配甲坊，尋徙光州，敕令牢掌。別駕張奉福曰：「牢者，地牢也。」乃置地牢中，桎梏不離身；夜以蕪菁子為燭，眼為所熏，由是失明。

齊七兵尚書畢義雲為治酷忍，非人理所及，於家尤甚。夜為盜所殺，遺其刀，驗之，其子善昭所佩刀也。有司執善昭，誅之。

臨海王光大二年（戊子，公元五六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亥，安成王頊進位太傅，領司徒，加殊禮。

辛丑，周主祀南郊。

癸亥，齊主使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來聘。

湘東忠肅公徐度卒。

二月，丁卯，周主如武功。

突厥木桿可汗貳於周，更許齊人以昏，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。會大雷風，壞其穹廬，旬日不止。木桿懼，以為天譴，即備禮送其女於周，純等奉之以歸。三月，癸卯，至長安，周主行親迎之禮。甲辰，周大赦。

乙巳，齊以東平王儼為大將軍，南陽王綽為司徒，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為司空，廣寧王孝珩為尚書令。

戊午，周燕文公於謹卒。謹勳高位重，而事上益恭，每朝參，所從不過二三騎。朝廷有大事，多與謹謀之。謹盡忠補益，於功臣中特被親信，禮遇隆重，始終無間；教訓諸子，

務存靜退，而子孫蕃衍，率皆顯達。

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，引水灌之，梁主出頓紀南以避之。周總管田弘從梁主，副總管高琳與梁僕射王操守江陵三城，晝夜拒戰十旬。梁將馬武、吉徹擊明徹，敗之。明徹退保公安，梁主乃得還。夏，四月，辛巳，周以達奚武為太傅，尉遲迥為太保，齊公憲為大司馬。

齊上皇如晉陽。

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，上皇有疾，之才療之，既愈，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，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。五月，癸卯，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，士開為右僕射。長仁，太上皇后之兄也。

庚戌，周主享太廟；庚申，如醴泉宮。

壬戌，齊上皇還鄴。

秋，七月，壬寅，周隨桓公楊忠卒，子堅襲爵。堅為開府儀同三司、小宮伯，晉公護欲引以為腹心。堅以白忠，忠曰：「兩姑之間難為婦，汝其勿往！」堅乃辭之。

丙午，帝享太廟。

戊午，周主還長安。

壬戌，封皇弟伯智為永陽王，伯謀為桂陽王。

八月，齊請和於周，周遣軍司馬陸程等聘於齊；九月，丙申，齊使侍中斛斯文略報之。

冬，十月，癸亥，周主享太廟。

庚午，帝享太廟。

辛巳，齊以廣寧王孝珩錄尚書事，左僕射胡長仁為尚書令，右僕射和士開為左僕射，中

書監唐邕為右僕射。

十一月，壬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齊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聘。

甲辰，周主如岐陽。

周遣開府儀同三司崔彥等聘於齊。

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，意甚不平，屢肆惡言。甲寅，以太皇太后令，誣帝，雲與劉師知、華皎等通謀。且曰：「文皇知子之鑒，事等帝堯；傳弟之懷，又符太伯。今可還申曩志，崇立賢君。」遂廢帝為臨海王，以安成王入纂。又下令，黜伯茂為溫麻侯，置諸別館，安成王使盜邀之於道，殺之車中。

齊上皇疾作，驛追徐之才，未至。辛未，疾亟，以後事屬和士開，握其手曰：「勿負我也！」遂殂於士開之手。明日，之才至，復遣還州。

士開秘喪三日不發。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，士開曰：「神武、文襄之喪，皆秘不發。今至尊年少，恐王公有貳心者，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，然後與公議之。」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睿及領軍婁定遠，子琮恐其矯遺詔出睿於外，奪定遠禁兵，乃說之曰：「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，群臣富貴者，皆至尊父子之恩，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，王公必無異志。世異事殊，豈得與霸朝相比！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，升遐之事，行路皆傳，久而不舉，恐有他變。」士開乃發喪。

丙子，大赦。戊寅，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。

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，以馮子琮，胡太后之妹夫，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，與趙郡王睿、和士開謀，出子琮為鄭州刺史。

世祖驕奢淫泆，役繁賦重，吏民苦之。甲申，詔：「所在百工細作，悉罷之。鄴下、晉陽、中山宮人、官口之老病者，悉簡放。諸家緣坐在流所者，聽還。」

周梁州恆稜獠叛，總管長史南鄭趙文表討之。諸將欲四面進攻，文表曰：「四面攻之，獠無生路，必盡死以拒我，未易可克。今吾示以威恩，為惡者誅之，從善者撫之。善惡既分，破之易矣。」遂以此意遍令軍中。時有從軍熟獠，多與恆稜親識，即以實報之。恆稜猶豫未決，文表軍已至其境。獠中先有二路，一平一險，有獠帥數人來請為鄉導。文表曰：「此路寬平，不須為導。卿但先行好慰諭子弟，使來降也。」乃遣之。文表謂諸將曰：「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，必設伏以邀我，當更出其不意。」乃引兵自狹路入，乘高而望，果有伏兵。獠既失計，爭帥眾來降。文表皆慰撫之，仍征其租稅，無敢違者。周人以文表為蓬州刺史。

高宗宣皇帝上之上

臨海王太建元年（己丑，公元五六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卯朔，周主以齊世祖之喪罷朝會，遣司會李綸吊賻，且會葬。

甲午，安成王即皇帝位，改元，大赦。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，皇太后為文皇后；立妃柳氏為皇后，世子叔寶為太子；封皇子叔陵為始興王，奉昭烈王祀。乙未，上謁太廟。丁酉，以尚書僕射沈欽為左僕射，度支尚書王勱為右僕射。勱，份之孫也。

辛丑，上祀南郊。

壬寅，封皇子叔英為豫章王，叔堅為長沙王。

戊午，上享太廟。

齊博陵文簡王濟，世祖之母弟也，為定州刺史，語人曰：「次敘當至我矣。」齊主聞之，陰使人就州殺之，葬贈如禮。

二月，乙亥，上耕藉田。甲申，齊葬武成帝於永平陵，廟號世祖。

己丑，齊徙東平王儼為琅邪王。

齊遣侍中叱列長叉聘於周。

齊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，並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。

初，侍中、尚書右僕射和士開，為世祖所親狎，出入臥內，無復期度，遂得幸於胡後。及世祖殂，齊主以士開受顧托，深委任之，威權益盛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、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、開府儀同三司唐邕、領軍綦連猛、高阿那肱、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，時號「八貴」。太尉趙郡王叡、大司馬馮翊王潤、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、元文遙皆言開齊主，請出士開為外任。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，叡面陳士開罪失云：「士開先帝弄臣，城狐社鼠，受納貨賂，穢亂宮掖。臣等義無杜口，冒死陳之。」太后曰：「先帝在時，王等何不言！今欲欺孤寡邪？且飲酒，勿多言！」叡等詞色愈厲。儀同三司安吐根曰：「臣本商胡，得在諸貴行末，既受厚恩，豈敢惜死！不出士開，朝野不定。」太后曰：「異日論之，王等且散！」叡等或投冠於地，或拂衣而起。明日，叡等復詣雲龍門，令文遙入奏之，三返，太后不聽。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：「梓宮在殯，事太忽忽，欲王等更思之！」叡等遂皆拜謝。長粲覆命，太后曰：「成妹母子家者，兄之力也。」厚賜叡等，罷之。

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，對曰：「先帝於群臣之中，待臣最厚。陛下諒暗始爾，大臣皆有覬覦。今若出臣，正是剪陛下羽翼。宜謂叡等云：『文遙與臣，俱受先帝任用，豈可一去一留！並可用為州，且出納如舊。待過山陵，然後遣之。』叡等謂臣真出，心必喜之。」帝及太后然之，告叡等如其言。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，文遙為西兗州刺吏。葬畢，等叡促士開就路。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，叡不許；數日之內，太后數以為言。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。謂叡曰：「太后意既如此，殿下何宜苦違！」叡曰：「吾受委不輕。今嗣主幼沖，豈可使邪臣在側！不守之以死，何面戴天！」遂更見太后，苦言之。太后令酌酒賜叡，叡正色曰：「今論國家大事，非為卮酒！」言訖，遽出。

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，謝曰：「諸貴欲殺士開，蒙王力，特全其命，用為方伯。今當奉別，謹上二女子、一珠簾。」定遠喜，謂士開曰：「欲還入不？」士開曰：「在內久不自安，今得出，實遂本志，不願更入。但乞王保護，長為大州刺史足矣。」定遠信之。送至門，士開曰：「今當遠出，願得一辭覲二宮。」定遠許之。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，進說曰：「先帝一旦登遐，臣愧不能自死。觀朝貴意勢，欲以陛下為乾明。臣出之後，必有大變，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！」因慟哭。帝、太后皆泣，問：「計安出？」士開曰：「臣已得入，復何所慮，正須數行詔書耳。」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，責趙郡王珽以不臣之罪。

旦日，睿將復入諫，妻子鹹止之，睿曰：「社稷事重，吾寧死事先皇，不忍見朝廷顛沛。」至殿門，又有人謂曰：「殿下勿入，恐有變。」睿曰：「吾上不負天，死亦無恨。」入，見太后，太后復以為言，睿執之彌固。出，至永巷，遇兵，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，令劉桃枝拉殺之。睿久典朝廷，清正自守，朝野冤惜之。復以士開為侍中、尚書左僕射。定遠歸士開所遺，加以餘珍賂之。

三月，齊王如晉陽。夏，四月，甲子，以并州尚書省為大基聖寺，晉祠為大崇皇寺。乙丑，齊主還鄴。

齊主年少，多嬖寵。武衛將軍高阿那肱，素以諂佞為世祖琢和士開所厚，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，由是有寵，累遷並省尚書令，封淮陰王。

世祖簡都督二十人，使侍衛東宮，昌黎韓長鸞預焉，齊主獨親愛長鸞。長鸞名鳳，以字行，累遷侍中、領軍，總知內省機密。

宮婢陸令萱者，其夫漢陽駱超，坐謀叛誅，令萱配掖庭，子提婆，亦沒為奴。齊王之在襁褓，令萱保養之。令萱巧黠，善取媚，有寵於胡太后，宮掖之中，獨擅威福，封為郡君，和士開、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。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。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，朝夕戲狎，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、虎衛大將軍。宮人穆捨利者，斛律後之從婢也，有寵於齊王；令萱欲附之，乃為之養母，薦為弘德夫人，因令提婆冒姓穆氏。然和士開用事最久，諸幸臣皆依附之，以固其寵。

齊主思祖珽，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。珽乃遺陸媼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：「趙彥深心腹陰沉，欲行伊、霍事，儀同姊弟豈得平安，何不早用智士邪！」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略，欲引為謀主，乃棄舊怨，虛心待之，與陸媼言於帝曰：「襄、宣、昭三帝之子，皆不得立。今至尊獨在帝位者，祖孝征之力也。人有功，不可不報。孝征心行雖薄，奇略出人，緩急可使。且其人已盲，必無反心。請呼取，問以籌策。」齊王從之，召入，為秘書監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

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驕恣，出為齊州刺史。長仁怨憤，謀遣刺客殺士開。事覺，士開與珽謀之，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，遂遣使就州賜死。

五月，庚戌，周主如醴泉宮。

丁巳，以吏部尚書徐陵為左僕射。

秋，七月，辛卯，皇太子納妃沈氏，吏部尚書君理之女也。辛亥，周主還長安。

八月，庚辰，盜殺周孔城防主，以其地入齊。

九月，辛卯，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，築崇德等五城。

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，威惠著於百越。自華皎之叛，帝心疑之，征為左衛將軍。紇恐懼，其部下多勸之反，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。

帝遣中書侍郎徐儉持節諭旨。紇初見儉，盛仗衛，言辭不恭。儉曰：「呂嘉之事，誠當已遠，將軍獨不見周邊、陳寶應乎！轉禍為福，未為晚也。」紇默然不應，置儉於孤園寺，累旬不得還。紇嘗出見儉，儉謂之曰：「將軍業已舉事，儉須還報天子。儉之性命，雖在將軍，將軍成敗，不在於儉，幸不見留。」紇乃遣儉還。儉，陵之子也。

冬，十月，辛未，詔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。

壬午，上享太廟。

十一月，辛亥，周鄫文公長孫儉卒。

辛丑，齊以斛律光為太傅，馮翊王潤為太保，琅邪王儼為大司馬。十二月，庚午，以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。庚辰，以中書監魏收為左僕射。

周齊公憲等周齊宜陽，絕其糧道。

自華皎之亂，與周人絕，至是周遣御正大夫杜杲來聘，請復修舊好。上許之，遣使如周。

臨海王太建二年（庚寅，公元五七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酉朔，齊改元武平。齊東安王婁睿卒。

丙午，上享太廟。

戊申，齊使兼散騎常侍裴讜之來聘。

齊太傅斛律光，將步騎三萬救宜陽，屢破周軍，築統關、豐華二城以通宜陽糧道而還。周軍追之，光縱擊，又破之，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、梁景興。二月，己巳，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、并州刺史，又以任城王為太師，賀拔錄尚書事。

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，誘與同反。僕遣使告其母冼夫人。夫人曰：「我為忠貞，今經兩世，不能惜汝負國。」遂發兵拒境，帥諸酋長迎章昭達。

昭達倍道兼行，至始興。紇聞昭達奄至，恇擾不知所為，出頓湟口，多聚沙石，盛以竹籠，置於水柵之外，用遏舟艦。昭達居上流，裝艦造拍，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，以斫籠，篾皆解。因縱大艦隨流突之，紇眾大敗，生擒紇，送之。癸未，斬於建康市。

紇之反也，士人流寓在嶺南者皆惶駭。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，曰：「管幼安、袁曜卿，亦但安坐耳。君子直己以行義，何憂懼乎！」紇平，上征為金部侍郎。引，允之弟也。

馮僕以其母功，封信都侯，遷石龍太守，遣使者持節冊命冼氏為石龍太夫人，賜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，給鼓吹一部，並麾幢旌節，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。

三月，丙申，皇太后章氏殂。

戊戌，齊安定武王賀拔仁卒。

丁未，大赦。

夏，四月，甲寅，周以柱國寶文盛為大宗伯。

周主如醴泉宮。

辛酉，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尚書左僕射。

戊寅，葬武宣皇后於萬安陵。

閏月，戊申，上謁太廟。

五月，壬午，齊遣使來吊。

六月，乙酉，齊以廣寧王孝珩為司空。

甲辰，齊穆夫人生子恆。齊主時未有男，為之大赦。陸令萱欲恆為太子，恐斛律後恨怒，乃白齊主，使斛律後母養之。

己丑，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為尚書右僕射。

秋，七月，癸丑，齊立肅宗子彥其為城陽王，彥忠為梁郡王。甲寅，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為錄尚書事，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，賜爵淮陽王。

士開威權日盛，朝士不知廉恥者，或為之假子，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。嘗有一人士參士開疾，值醫云：「王傷寒極重，他藥無效，應服黃龍湯。」士開有難色。人士曰：「此物甚易服，王不須疑，請為王先嘗之。」一舉而盡。士開感其意，為之強服，遂得愈。

乙卯，周主還長安。

癸酉，劉以華山王凝為太傅。

司空章昭達攻梁，梁主與周總管陸騰拒之。周人於峽口南巖築安蜀城，橫引大索於江上，編葦為橋，以度軍糧。昭達命軍士為長戟，施於樓船上，仰割其索。索斷，糧絕，因縱兵攻安蜀城，下之。

梁主告急於周襄州總管衛公直，直遣大將軍李遷哲將兵救之。遷哲以其所部守江陵外城，自帥騎兵出南門，使步出北門，首尾邀擊陳兵，陳兵多死。夜，陳兵竊於城西以梯登城，

登者數百人。遷哲與陸騰力戰拒之，乃退。

昭達又決龍川寧朔堤，引水灌江陵。騰出戰於西堤，昭達兵不利，乃引還。

八月，辛卯，齊主如晉陽。

九月，乙巳，齊立皇子恆為太子。

冬，十月，辛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齊以廣寧王孝珩為司徒，上洛王思宗為司空。復以梁永嘉王莊為開府儀同三司、梁王，許以興復，竟不果。及齊亡，莊憤邑，卒於鄴。

乙酉，上享太廟。

己丑，齊復威宗諡曰文宣皇帝，廟號顯祖。

丁酉，周鄭恆公達奚武卒。

十二月，丁亥，齊主還鄴。

周大將軍鄭恪將兵平越巂，置西寧州。

周、齊爭宜陽，久不決。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：「宜陽一城之地，不足損益，兩國爭之，勞師彌年。彼豈無智謀之士，若棄崤東，來圖汾北，我必失地。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。脫其先我，圖之實難。」乃畫地形，且陳其狀。晉公護謂使者曰：「韋公子孫雖多，數不滿百。汾北築城，遣誰過之？」事遂不行。

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，於汾北築華谷、龍門二城。光至汾東，與孝寬相見，光曰：「宜陽小城，久勞爭戰。今已捨彼，欲於汾北取償，幸勿怪也。」孝寬曰：「宜陽，彼之要衝，汾北，我之所棄。我棄彼取，其償安在！君輔翼幼主，位望隆重，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，苟貪尋常之地，塗炭疲弊之民，竊為君不取也！」

光進圍定陽，築南汾城以逼之。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。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，憲曰：「兄宜暫出同州以為聲勢，憲請以精兵居前，隨機攻取。」護從之。

臨海王太建三年（辛卯，公元五七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丑，以尚書右僕射徐陵為左僕射。

丁巳，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環俊來聘。

辛酉，上祀南郊；辛未，祀北郊。

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，馬上以鞭指畫而成，拓地五百里，而未嘗伐功。又與周韋孝寬戰於汾北，破之。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。

二月，辛巳，上祀明堂。丁酉，耕藉田。

壬寅，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尉，趙彥深為司空，和士開錄尚書事，徐之才為尚書令，唐邕為左僕射，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，仍攝選。

子琮素諂附士開，至是，自以太后親屬，且典選，頗擅引用人，不復啟稟，由是與士開有隙。

三月，丁丑，大赦。

周齊公憲自龍門渡河，斛律光退保華谷，憲攻拔其新築五城。齊太宰段韶、蘭陵王長恭將兵御周師，攻柏谷城，拔之而還。

夏，四月，戊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壬午，齊以琅邪王儼為太保。

壬辰，齊遣使來聘。

周陳公純等取齊宜陽等九城，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。

五月，癸亥，周使納言鄭詡來聘。

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、定陽城西，齊段韶引兵襲周師，破之。六月，韶圍定陽城，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。韶急攻之，屠其外城。時韶臥病，謂蘭陵王長恭曰：「此城三百重澗，皆無走路；唯慮東直一道耳，賊必從此出，宜簡精兵專守之，此必成擒。」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。城中糧盡，齊公憲總兵救之，憚韶，不敢進。敷帥見兵突圍夜走，伏兵擊擒之，盡俘其眾。乙巳，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，唯郭榮所築城獨存。敷，愔之族子也。

敷子素，少多才藝，有大志，不拘小節。以其父守節陷齊，未蒙贈謚，上表申理。周主不許，至於再三，帝大怒，命左右斬之。素大言曰：「臣事無道天子，死其分也！」帝壯其言，贈敷大將軍，謚曰忠壯，以素為儀同三司，漸見禮遇。帝命素為詔書，下筆立成，詞義兼美，帝曰：「勉之，勿憂不富貴。」素曰：「但恐富貴來逼臣，臣無心圖富貴也。」

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，取周建安等四戍，捕虜千餘人而還。軍未至鄴，齊主敕使散兵，光以軍士多有功者，未得慰勞，乃密通表，請遣使宣旨，軍仍且進，齊朝發使遲留。軍還，將至紫陌，光乃駐營待使。帝聞光軍已逼，心甚惡之，亟令舍人召光入見，然後宣勞散兵。

齊琅邪王儼以和士開、穆提婆等專橫奢縱，意甚不平。二人相謂曰：「琅邪王眼光奕奕，數步射人，向者暫對，不覺汗出；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。」由是忌之，乃出儼居北宮，五日一朝，不得無時見太后。

儼之除太保也，餘官悉解，猶帶中丞及京畿。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，欲移儼於外，然後奪其兵權。治書侍御史王子宜，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捨洛、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：「殿下被疏，正由士開間構，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！」儼謂侍中馮子琮曰：「士開罪重，兒欲殺之，何如？」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，因勸成之。

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，請付禁推。子琮雜它文書奏之，齊主不審省而可之。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：「奉敕，令領軍收士開。」伏連以告子琮，且請覆奏，子琮曰：「琅邪受敕，

何必更奏。」伏連信之，發京畿軍士，伏於神虎門外，並戒門者不聽士開入。秋，七月，庚午旦，士開依常早參，伏連執士開手曰：「今有一大好事。」王子宜授以一函，云：「有敕，令王向台。」因遣軍士護送。儼遣都督馮永洛就台斬之。

儼本意唯殺士開，其黨因逼儼曰：「事既然，不可中止。」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。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，桃枝遙拜。儼命反縛，將斬之，禁兵散走。帝又使馮子琮召儼，儼辭曰：「士開昔來實合萬死，謀廢至尊，剃家家發為尼，臣為是矯詔誅之。尊兄若欲殺臣，不敢逃罪。若敕臣，願遣姊姊來迎，臣即入見。」姊姊，謂陸令萱也，儼欲誘出殺之。令萱執刀在帝后，聞之，戰慄。

帝又使韓長鸞召儼，儼將入，劉辟強牽衣諫曰：「若不斬穆提婆母子，殿下無由得入。」廣寧王孝珩、安德王延宗自西來，曰：「何不入？」辟強曰：「兵少。」延宗顧眾而言曰：「孝昭帝殺楊遵彥，止八十人。今有數千，何謂少？」

帝泣啟太后曰：「有緣，復見家家；無緣，永別！」乃急召斛律光，儼亦召之。

光聞儼殺士開，撫掌大笑曰：「龍子所為，固自不似凡人！」入，見帝於永巷。帝帥宿衛者步騎四百，授甲，將出戰，光曰：「小兒輩弄兵，與交手即亂。鄙諺云：『奴見大家心死。』至尊宜自至千秋門，琅邪必不敢動。」帝從之。

光步道，使人走出，曰：「大家來。」儼徒駭散。帝駐馬橋上遙呼之，儼猶立不進，光就謂曰：「天子弟殺一夫，何所苦！」執其手，強引以前，請於帝曰：「琅邪王年少，腸肥腦滿，輕為舉措，稍長自不復然，願寬其罪。」帝拔儼所帶刀環，亂築辮頭，良久，乃釋之。

收庫狄伏連、高捨洛、王子宜、劉辟強、都督翟顯貴，於後園支解，暴之都街。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，光曰：「此皆勳貴子弟，誅之，恐人心不安。」趙彥深亦曰：「《春秋》責帥。」於是罪之各有差。

太后責問儼，儼曰：「馮子琮教兒。」太后怒，遣使就內省以弓弦絞殺子琮，使內參以庫車載屍歸其家。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，每食必自嘗之。

八月，己亥，齊主如晉陽。九月，辛亥，齊以任城王湝為太宰，馮翊王潤為太師。

己未，齊平原忠武王段韶卒。韶有謀略，得將士死力，出總軍旅，入參幃幄，功高望重，而雅性溫慎，得宰相體。事後母孝，閨門雍肅，齊勳貴之家，無能及者。

齊祖珽說陸令萱，出趙彥深為兗州刺史。齊主以珽為侍中。陸令萱說帝曰：「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，當今無敵；觀其相表，殆非人臣。自專殺以來，常懷恐懼，宜早為之計。」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。帝未決，以食輿密迎珽，問之，珽稱：「周公誅管叔，季友鴆慶父。」帝乃攜儼之晉陽，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，元侃曰：「臣昔事先帝，見先帝愛王。今寧就死，不忍行此。」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。

庚午，帝啟太后曰：「明旦欲與仁威早出獵。」夜四鼓，帝召儼，儼疑之。陸令萱曰：「兄呼，兒何為不去！」儼出，至永巷，劉桃枝反接其手。儼呼曰：「乞見家家、尊兄。」桃枝以袖塞其口，反袍蒙頭負出，至大明宮，鼻血滿面，拉殺之，時年十四，裹之以席，埋於室內。帝使啟太后，太后臨哭，十餘聲，即擁入殿。遺腹四男，皆幽死。

冬，十月，罷京畿府，入領軍。

壬午，周冀公通卒。

甲申，上享太廟。

乙未，周遣右武伯谷會琨等聘於齊。

齊胡太后出入不節，與沙門統曇獻通，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為太上皇者。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，後朝太后，見二尼，悅而召之，乃男子也。於是曇獻事亦發，皆伏誅。

己亥，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，至紫陌，遇大風。舍人魏僧伽習風角，奏言：「即時當有暴逆事。」帝詐云「鄴中有變」，彎弓纏矟，馳入南城，遣宦者鄧長顒幽太后於北宮，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。太后或為帝設食，帝亦不敢嘗。

庚戌，齊遣侍中赫連子悅聘於周。

十一月，丁巳，周主如散關。

丙寅，齊以徐州行台廣陵王孝珩錄尚書事；庚午，又以為司徒。癸酉，以斛律光為左丞相。

十二月，己丑，周主還長安。

壬辰，邵陵公章昭達卒。

是歲，梁華皎將如周，過襄陽，說衛公直曰：「梁主既失江南諸郡，民少國貧；朝廷興亡繼絕，理宜資贍，望借數州以資梁國。」直然之，遣使言狀，周主詔以基、平、郡三州與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